

未醒的夜 (外三章)

■王猛仁

太阳西去,一把古琴,开始吟诵悠悠的心灵之歌。

黑暗的子夜,弹奏着冬日忧伤,仍逗留在欲念的国土,牵引着,膨胀着,湿润着,发自内心的喜悦。

而诗的黎明,仿佛被黄昏的冷风吹醒了梦的余温,等待着生的降落和释放。

真想去圣洁之海,畅游,洗尘。让蓝色的浪花开满身体。

真想留住不老的岁月,让心犁遍每一寸土地,亲自种下永恒的诗魂,静听破土的声音。

然而,生命的痕迹已渐枯萎。

这久违的生命琴音,响于耳畔,仍丝丝入扣。

光阴在窗外蹒跚地徘徊,寂静如铅。

垂柳与荷塘一起恍惚。蜿蜒的曲径上留下你我娓娓的足音。

曾经旅居的山山水水,已彪炳出遥远的梵音。

一种撞落夜子的疾驰,已隐约在斗转星移的轮回里,不可遏制。

内心的风声

细细的,这是秋色的眼睛,栖息在诗的枝头,季节的风,萌生着绿色的情绪。

清晨的叶蔓、草芽、露珠,晶亮地点缀着每一颗蓬勃向上的力。

熹微的诗句与黄昏的芳香,附和着醒来,陶醉了阳光的温度。

伫立在故乡河畔,我的竹林在灵魂中漫步。

洞开的思绪,沧桑的风霜,浸润不了记忆的脉搏。

题记:对父亲的怀念永远都是我心底最易动的那根弦,稍一拨动,就会让我泪流满面……

麦子熟了,干瘪的腰杆撑不住沉重的头颅,微微垂下,像年逾古稀的老人。

站在地头,望着金黄色的麦子,记忆在麦芒的扯动下,拉出一块大幕,呈现出一幅童年的画卷,在麦田间若隐若现。

小河在阳光下发出粼粼的光,鸟儿蹲在杨树上叽叽喳喳唱着丰收的赞歌。我奔跑在乡间小路上,看到麦子都穿上金黄色的衣服,高兴得一蹦三跳:“爹,快来看啊!麦子熟了!”父亲手握镰刀,笑着说:“是啊,麦子熟了,我们来把它收割,运回家磨成面粉给你做白面馒头吃。”我拍着手,说:“好啊,好啊。”

父亲蹲下,右手握镰,左手揽麦子,刺啦一声麦子倒在父亲的怀里,随着镰刀和麦子合奏出的绝美的音乐,一垄又一垄的麦子静静地躺在地里。我在地头的杨树下摔着泥娃娃,抬头望去,父亲已快收割到地那头。我放下手中的泥娃娃,拿起水壶,小心翼翼地来到父亲身旁,说:“爹,喝点水吧!”父亲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擦了一把汗,看了看头顶上的烈阳,说:“我不渴,问你娘喝不喝。”娘喝过了。”“那你到大树下凉快去吧,这太阳太毒。”

夕阳躲到远山的背后,天空变得灰白。父亲和母亲把一捆一捆的麦子装到木板车上运到麦场里,垛起的麦秸如一座小山。天上有几颗贪玩的星星提前出了家门,眼睛一眨一眨的煞是好看。父亲太累,没吃饭只喝了一碗茶,便急匆匆地拿起雨布,抱着被子,提着马灯去了麦场,我牵着小黄狗紧跟其后。我躺在父亲的身边,缠着父亲给我讲故事。父亲抚摸着我的头说:“孩子,你知道吗,

黑暗摆开了对吟的姿势,望着我,疼痛不已。灼灼燃烧的目光,怎会如此轻易地让我安顿下来?褪去黑色的装饰,最后一截暖意,依然很弱很暗,如此沉溺的幻想,已经很久不属于我了。四季的花朵盛开在你的声音上。第一次听到飘零的叶片,在轮回中颤抖,梦一般的往事,被风干在记忆的墙角。夜晚的歌声再次嘹亮,我已经长久地走向暮霞流经的土地。现在的水草丰美,天气温暖,我的呼吸平静而舒缓。决定在冬天写下最美好的句子。我对这个冬天和细碎的月光充满敬意。并且,常常沉醉于阳光的爱抚和母亲未逝的笑容里不能自拔。

秋天的鸟鸣

一簇浅红色的黄昏,在你玫瑰色的面容上绽放,一轮圆月,冉冉升空。

你的足音,遗落在北国残缺的崖壁时,一丛丛印染的枫叶,用镂空的情丝,与汉砖的石阶,展开美丽的对话。

瞻望已成定局。我看不清阵风中被折断的羽翅。只看见,奔涌的潮水滚滚而至。

报晓的钟声再度敲响黎明的光环,干枯的秋叶已被霞光毁灭,唯有苍鹰的意志可以带你飞越莽原。

有鸟在鸣,扯痛我飘忽的心。

我满腔的愁思,在这寒凉魂断的秋里,卸不去。落地成坑。

麦子熟了

■张杰

这个时候是农民最忙的时候。你看,现在还有人在收麦子呢。”我懵懂地问:“他们不累吗?不困吗?”“不是不累也不是不困,怕下雨,一旦下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麦子发芽。”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发芽好,可以再种到地里,再长一地麦子。”我兴奋地说。“傻孩子,不能再种了,麦子发了芽就不能吃,我们就要饿肚子。”

东边泛起一丝丝鱼肚白,透红的太阳悄悄爬上枝头。睁开睡眼,我左看看右看看,竟不知自己在什么地方,昨天还一大片麦子,一夜之间竟变得空旷,连一根小草也找不到。父母已把麦子摊开在场里晾晒。吃过午饭,父亲牵着牛,我骑在牛背上,来到麦场。父亲一只手牵着牛鼻子,一只手握鞭往牛身上一甩,牛便拉着石磙在麦子上打圈儿跑。木架与石磙摩擦发出的叽叽声和着父亲的吆喝声似一曲天籁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畔。

起风了,父亲把碾好的麦子拢起来,拿着木锨,扎好了架势。母亲已铺好了单子,头上顶着毛巾,手拿扫把。父亲铲起一锨麦子扬到空中,麦糠随风刮走,粒粒饱满的麦子落在单子上,母亲用扫把在上面轻扫没被刮走的麦糠……一锨又一锨,空中的麦糠如飞舞的梨花,父亲脸上的汗珠一颗一颗滴落在地上,绽开幸福的水花。我坐在不远处,头上一层雪白。母亲抿了抿额前的头发,说:“这孩子咋不知挪挪地方,看身上都是麦糠。”我笑了,父亲也笑了……

万家灯火次第点亮,村庄陷入了沉寂。我对麦芒过敏,身上起好多小红点,父亲背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小集上的诊所赶。回来的时候下雨了,父亲抱着我往家跑,刚到家,父亲顾不上换衣服又冒雨出了家门,母亲问父亲干什么去,父亲说:“后院他二叔家的麦子还在场里呢,我得去看看。”直到天亮父亲才回来。

你人未走,冬天已来。

我怕寒冬的脚步来得太快。而我,会不冻死在那寂寞如刀的夜?

此刻,我,仅仅是一位守望者。

试图把世人孜孜不倦的渴求,挡在无边的绝望的门外。

然后,一年一年,独自品尝秋的苦与秋的甜。

鸟影花语

风不再寒冷。美丽的阳光静静地映照着河水,我的身影,在燕子如歌的默念呢喃里滑落。

岸边的垂柳,眺望着淡淡的原野,作无语状。

一首诗,惊醒了三十多年的沉睡。

醉在阳光里的目光,悄悄偷听一粒种子复苏的消息。一只寒蝉从草丛中飞出,让另一只孤单的水鸟不知所措。

或许这是一种境界。或许这是一次无法穿越的距离。

记忆暂且沉于冥想。风不会哭泣。

你的释然,已飞越我憋闷的胸膺,勒出一条弧线。

那些等待的,那些失落的,那些疯狂的,是否都在诉说着一个古老传说?

一次次别离,一次次聚会,在流失的岁月中还能留下什么?

不敢再去触摸,不敢残留痉挛的回忆。

时光随风而去,点点滴滴,只能化作无眠的忧伤,惊蛰长长的梦境。

岁月辗转,诗话绵密,季风依次从北方刮来,将喧响的心事,吹成纷乱的花雨。

莲溪生

我是一朵无名的花,

开与不开,

都与季节无关。

没有谁为我施肥浇水,

就连土壤,

也是我自己的。

我就这样开着,

为了能有一天让你看见,

尽管那个日子,

可能永远都不会来。

有一朵无名的花,

一直为你开了许多年,

而你,

并不知道。

致你

亲爱的,

我还没有爱够,

可你却要离开,

连一个背影都不留下,

让这个世界瞬间变得悲哀。

其实,

爱你一生一世,

爱到我不能爱,

那不是一句诺言,

而是我全部的幸福。

哪怕因此,

我会上刀山,

下火海,

受尽折磨,

都无法停止对你的爱。

可是,

亲爱的,

我还没有爱够,

你却走了。

从此你的世界里少了我一个,

可我,

却失去了整个的世界。

沙漏

是谁,

发明了沙漏,

让它把时间变成一种,

酷刑。

疾奔的细沙,

不知受谁的指使,

从一端冲向另一端,

似一把利箭,

将人生的希望,

和生活的乐趣,

统统斩断。

当生命成了沙漏

每一秒都变成煎熬,

我又能去何处,

埋葬我的,

无眠。

沙滩

一处沙滩,

一处干涸的沙滩,

已经很久没有亲近海水了,

就像我的人生,

失去了希望和光明,

就像我失去了,

你的爱情。

我还不如失去我的生命呢,

就如这沙滩,

每一粒沙,

都是难以忍受的痛。

我真想跪在这沙滩上,

不停地哭,

将眼泪哭成海水,

将那逝去的涛声,

还有那快活的浪花,

哭回。

可我,

能哭回你的爱吗?



雨一连下了两天,第三天,天刚放晴,父亲对母亲说:“我去咱娘那儿看看,看麦子收完没有。”

母亲说:“你发着烧呢,别去了。”

“没事,这小病算不了什么。”父亲推着自行车往外走。母亲赶上父亲,说:“把药带上。到镇上别骑车了,搭车去吧!”父亲应允了一声。母亲回过头说:“瞎安排,也不会搭车的。”我家离外婆家一百多里路。父亲走后的第三天,我和母亲搭车去了外婆家,看到父亲正躺在诊所里输液。父亲赶到外婆家时,外婆还有几亩地的麦子没收,父亲不辞劳累日夜赶工,麦子收完了,父亲累倒了。

一年又一年,我在父亲的吆喝声和忙碌的背影里走过了童年,在父亲的叮咛和嘱咐声中走进大学,在父亲的教导声中踏入社会……

而今又到收麦子的时候,父亲,我又一次站在您的身边,轻声地问:“爹,您还能想起镰刀收割麦子的声音吗?记得您曾说您最爱听镰刀收割麦子的声音,父亲,可您再也听不到了,现在没有人再用镰刀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满腔思念无所寄,空留一片哀思情。我看着那把您曾用过的已锈迹斑斑的镰刀,潸然泪下。